四十自述

□汪亚尘

关心我的朋友们，常常问我研究艺术的经过，我总没有说过一次透彻的话。民国十九年（1930）冬，我从欧洲归国时候，有一次约胡适之在我家里吃茶点，我问起他的一篇《四十自述》，他说："写自述，可以把前后思想自己回顾一下，很有意思。"我早就有上面两个动机，所以现在我也来写我的《四十自述》。

我写自述，不过回想我研究艺术以来，自身不断奋斗的事实。在我国这样畸形的国家、社会、家庭的制度之下，想拿艺术来获得人们的共鸣和理解，比什么都困难。但是我自幼拿定主意，一生必须在可爱的艺术上做去，不计未来的成功，不想留名于后世，只将艺术作人生唯一的慰安。我自接近艺术生活以来，已有二十四年的岁月，到现在还是不息地在探索，不断地在追求。回忆已往廿四年中，虽遇着许多困难，但我并不因人们藐视而觉得困难，并不因物质的逼迫而使我减少锐气。我觉得什么事情，都应自己立定主张去奋斗。

在国内的社会状态之下，漫说过去研究艺术的人，感着痛苦，就是现社会一般人的心理，对于真挚研究艺术的人们，依然藐视。他们把艺术当作"闲人闲事"看待，比较好些的，也不过当作太平时候的消遣品。群众都存了这种观念，政府也无闲空来留心艺术，习艺术者受人们的轻视，就难免了。社会群众的观念如是，国家执政者却又如此，家庭的不表同情，更是难免。过去二十二年间，革命潮流波荡，至今未见稍息，一般家庭存了一种侥幸心，总希望自己的子弟在社会上得着优良的位置，学问可以不必求，位置却不能不高，抱着这一个"寅葬卯发"的念头，当然，唯一的目的，都想升官发财。哪里会了解艺术的真义？更谈不到同情和保护研究艺术的人。一般唯利是图者，莫不以捷径作谋利的手段，谈到学术，便不相容。那班人对外的势利，固不必说，他们往往把自身有关系的亲类，也当货物似的看待。记得前十年，送子弟求学，就像货物交易那样只想收利，社会一般人，既不晓得研究学术不是在数年间可以精通，何况无止境的艺术？到了现在，更不如前，国家被强邻欺凌，社会生产落后，农村经济恐慌，据我所知道，现在有志研究艺术的青年，有上述困难情形者，较前更甚。原来呢，研究艺术的人，固然要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，但是在青年热血燃烧的时期，恐怕也挡不住那些环境的压迫和冷涩的人情吧。但，我还相信要从自己坚心耐苦地去奋斗，我又始终相信环境的压迫愈顽固，人们的抵抗力愈扩大，物质的压迫愈厉害，精神的奋斗愈升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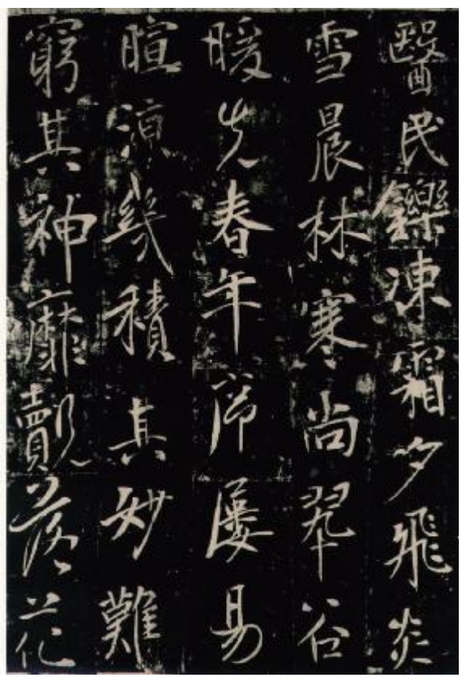
因为得不到社会的同情而气馁，因为得不到人们的帮助而变其主旨，都不是习艺术者的态度。世间艺人，并不是社会心理学家，他不是用分析的方法，却是以整个的魂魄来凝注的。凡一代成功的艺术家，往往容易受人不理解，愈不理解，愈见其特色。投好世俗、猜摸普通人心理、用小智慧的艺人，结果，绝没有伟大的作品。纵然流行一时，他的艺术生命，也许会同他躯壳同时毁灭。这种事实，都可在古今中外的艺术史上去证明。

艺无止境，愈求则愈觉不足，既无速成，又不能自满。我自习艺术以来，虽不能说最努力的一个，但二十余年中，始终抱定的主旨是：以艺术慰平生，以学问安身心。没有什么奢望，也没有什么目的，不过性之所近，酷爱绘事，自问对于绘画尚能守其趣旨，未敢自暴自弃。写这篇自述，便是我习艺的经过。中国的社会容不了我们这种研究艺术的人，现在写出这篇习艺的经过，也许能唤起初习艺术者的坚心。（附图为汪亚尘画作，读者王平推荐） （一）

编后语：本文作者汪亚尘（1894—1983），系中国现代画家、美术教育家。《四十自述》写于1934年，正值中华民族历经劫难、奋起抗争之时。那时，一大批热爱艺术并立志改良传统艺术的年轻人，开始将目光投向远方。他们留日、赴欧，领略新思想，学成回国后，积极办教育、搞创作，为新中国的美术奠定了基础。回顾他们的热情、单纯和执着，对当下的美术界仍有意义……

说正大气象

□杨清汀



能代表中国书法正大气象的，当推历代庙堂之迹和摩崖石刻。如周秦的钟鼎文、泰山刻石，以及后来汉隶、魏碑、唐楷中的书刻。王国维说："一代有一代之文学。"这话用之于书法，也是极为贴合的。

也许有人不免要问：张芝的大草，索靖的章草，王羲之、王献之的行、楷、草书，难道不正大吗？当然这些不仅正大，而且气象万千。但放之于其时代看，更多地代表了他们个人。

让我们把目光投向大唐。

有唐一代是书法正大气象的集大成者。李世民先是用武略得到了天下，然后便用他的文韬安定了天下。"天观之治"不仅奠定了大唐强盛的基础，而且奠定了书法"尚法"的正大基础。不过书法只是这么顺道一引，便四蹄狂奔英气勃发了。你不得不承认：李世民又得了头功，是唐朝书法正大气象的第一个王者。

据说太宗李世民自小跟父亲李渊学字，李渊的笔法得之于自南来北的王褒，王褒则是东晋大名鼎鼎的王导的后裔，是历代工书的瑯琊王氏嫡系。梁朝亡后，王褒挟先人遗迹北渡，共有王氏家族二十八人的书迹，其间王右军的字就有四十余纸。王褒挟书迹与书技北来，对北地的书风影响颇大。李渊就是他的入室弟子。李世民虽不及面师王褒，但从父亲那儿肯定获得了不少王氏家法。初唐之际，学书者对笔法非常重视，李世民的书论和书作，就很能证明这一点。尤其他对王羲之的钟爱，真是到了奉若神明的地步。开国之后，二王一脉的虞世南、欧阳询等人更是不离太宗左右，这就不难理解太宗为何对右军书法不择手段，广为搜罗了。

王羲之个人的正大，被国朝所接纳并尊崇，书圣之隆位，实为太宗所筑且拜，千古莫可代之。江河流动般的大唐不择细流，真草隶篆，众美吸融，又极从容和气地赋予时代气息，一个空前绝后的书法正大时代便冉冉升腾了。楷书有初唐的欧、虞、褚、薛，草有放浪形骸的颠张醉素，隶书有大唐盛衰在一人的唐玄宗李隆基，篆书有一生不得其志的李阳冰，行书有"书中仙手"李北海。这些正大气象，烘托出了一个最具时代特征，大忠大义的刚烈之士颜真卿，还有他的继承者柳公权。

苏东坡说："故诗至于杜子美，文至于韩退之，书至于颜鲁公，画至于吴道子，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。"（《东坡题跋》）是的，"颜公变法出新意"（苏轼），一种新的书法典范标准，在颜真卿手中得以完成，这是盛唐之音的一声宏响，惊觉后世书家把目光投向盛唐，仰望正大气象的鲁公之书。著名美学家李泽厚针对杜诗、颜字、韩文说："它们几乎为千年的后期封建社会奠定了标准，树立了楷模，形成为正统。"（《美的历程》）其所指不仅是艺术审美方面的，而且是社会政治方面的。从而，儒家独尊的局面，继汉武帝之后，掀起又一轮高潮，在一种集体无意识中渐聚渐显，最终于宋时形成。中国艺术的"载道"威力，着实让人吃惊不小。那么，对书法这一文人的"闲技"，还能小觑吗？

大凡作正大之书者，既有无上智慧，又有光明心地。如柳公权笔谏唐穆宗语："用笔在心，心正则笔正，乃可为法。"一语双的，于臣理书道都不失其心。所以他能化鲁公而出己意，后人颜柳并称，赞为"颜筋柳骨"，也是自然情理中的事。宋四家苏、黄、米、蔡都是人中豪杰，学鲁公书各得其一面，笔中之正大气象，平添了许多意态。从他们的书中，可以看出兼济天下和独善其身的两种心态。现实和理想，得意与失意，在他们的笔中得到调和，不同于以往儒家文人士大夫心态，所以又少了鲁公之书一往无前的精神。这种能进能退的典型心态，几乎被后世的文人和书家奉为圭臬。米芾是个极聪明的率性之人，他常常有离经叛道之举，但又充满矛盾。他时不时还直楞楞地讥评鲁公几句，但仍然是颜书的直接受益者。"一洗二王恶体，照耀皇宋万古。"你看，又把鲁公捧到了天上。元、明两代，似乎找不到和颜书心性对应的人，当然这也与社会趣尚有关。入清而不愿称臣的傅山，还有后来的刘墉、钱南园、伊秉绶、何绍基、翁同龢都借颜书清正了自己的神髓，正大气息，颇能撼人心魄。实际上，明清审美趣尚已向多元化发展，正大一脉，不独囿于颜鲁公影子，周秦金石、汉隶、魏碑，庙堂还是摩崖之书，都为书家所发掘，在转益多师中各人去参心中的佛。虽然于真草隶篆得正大气象者夥矣，但遥望盛唐气象，仍然是高山仰止。

书法在当代的复兴和发展不过二十年，可以说是日新月异，年年都有新气象。一部书法史，韵、法、意、态几乎都尚求遍了，而且还加上了时人所称的趣。但独具美质的正大气象却稀如凤麟。我们进入了新千年，在这个大时代中，若不能产生一批具有正大气象的书法家，对于这个时代，实在是一个大缺憾。（附图为李世民《温泉铭》局部）

苗老汉聊天 黄苗子

饥来吃饭

明朝王象坤有一首诗，颇可一读：

问予何事容颜好？曾受高人秘法传。

打叠身心无一事，饥来吃饭倦来眠。

"饥来吃饭倦来眠"，似乎容易做而实在很难做得到，前提应是上一句，"打叠身心无一事"。

人生活在复杂的社会中，能够把身心"打叠"得"无一事"，可真不容易，即使不做官，不经营商业，当一个老百姓，也要开门七件事，也有父母妻儿的牵挂。至于夏娃吃了禁果以后还有饮食男女，无穷无尽的七情六欲。

不要以为出家当了和尚就好，"袈裟未着嫌多事，着了袈裟事更多"，试看多少佛门子弟，哪一位不是奔波筹钱，扩充庙宇，施赈弘佛，忙个不了？

打叠身心无一事，换言之就是清心寡欲，有钱没钱随遇而安。这似乎和现代人处于竞争剧烈社会中的人生观背道而驰，但物极必反，放眼若干年后，人类未来世界的变化，必然是每个人自觉地放弃私欲，开始追求生活的宁静平适。那时候回顾一下二十世纪人们疯狂追求穷奢极侈，"除了金钱以外，其他一无所有"，就觉得当今时代的人类，太过愚蠢。

"饥来吃饭倦来眠"这句话，原出自《传灯录》义海禅师语，王阳明也引用过。王象坤只是把它更豁达地写成一首诗而已。

世味

"世味年来薄似纱，谁教骑马客京华。小楼一夜听春雨，深巷明朝卖杏花……"陆放翁这首名作，是他在严州（今天的浙江桐庐、建德、淳安）奉诏到京，小住临安（南宋的京城）时所作。此诗用薄纱来比世味，不但新奇，而且耐人寻味。人们也有一句近似的话，对于世味以"淡"来形容。但"淡"比起"薄似纱"来，味道差得远。这就是语言和诗的区别。

世味——人世的兴味。有的人飞黄腾达，世味甚浓；有的人不择手段追求富贵利禄，世味当然也不薄。只有忧国忧民的人、关心民瘼的人，目睹世道日非的社会，自己却无力去挽狂澜才感到世味之薄。

飞黄腾达之人，热衷于富贵利禄之人，一旦失意，或者如郑板桥所说的"一朝势落成春梦"，那时，对于世味之薄，感受得更深。但如果他不是个有高深修养的人，也绝对写不出"世味年来薄似纱"的佳句。

古时候有一位"高干子弟"，人很聪明，整日花天酒地，不肯钻营科场，屡试不第，其父得悉情况，准备等他回来严加责教。这位子弟回到家中，父亲翻开他的诗稿，看到诗中有"近来一病轻于燕，扶上雕鞍马不知"之句，觉得儿子毕竟是个才子，怒气消了一半。这段话似乎和"世味"无关，其实，这正是那位公子哥儿体会出来的世味。贾宝玉之所以不同于薛蟠，就是因为贾宝玉有思想深度，而薛蟠不过是行尸走肉。

"青灯有味似儿时"，我常常觉得，真正感觉到世间有味的是儿童，儿童一片天真，什么都感兴趣，城市富人的小少爷当然不在话下；乡下贫儿，折根芦苇做个小叫笛，用棉花在池塘边钓小虾，都是乐事。等到年龄大了，人世的苦味就或多或少地加在身上，"世味年来薄似纱"，就会在你感觉中出现。放翁这首诗，好就好在有轻淡的哀愁与牢骚，但却加以一重朦胧淡雅的色调。"小楼一夜听春雨"这两句，更接得十分美妙。

走街穿巷忆旧事 贺友直

罗春阁生煎

旧时上海茶楼大都附有点心摊，其中多数是生煎包子，也有蟹壳黄。罗春阁是茶楼，开设在浙江路上，坐东朝西，稍北是牛庄路，离更新舞台（后更名为中国大戏院）很近。

罗春阁的生煎馒头在旧上海是顶级名小吃，质量水准永保不变，而今有些名小吃消失了，还尚未消失的也会是开始稍好一阵，待有点名气就走样了（为免引来麻烦恕不点名了）。某天老伴从著名景点买来袋装的传统小吃，我尝了一口立马吐掉："这哪里是×××的双档？"

我对罗春阁的生煎，当年无能力消受，只是当学徒时常路过那里，闻到香味会停下脚步看师徒操作。我不知它的原料如何，但看了它对火候的掌控。那时的炉子是烧煤的，鼓风用的是手拉风箱，徒弟是看师父的神色和锅里冒的气来掌握拉动风箱的力度及速度的，所以出锅生煎的底肚是黄脆的，哪像如今使用的煤气或电炉，只为图快，自始至终调控在猛火档，以致煎出馒头的底肚焦而硬，像我这等老人入口硬咬崩掉牙、硬咽哽喉咙。看到这档东西只会倒胃口。

"伟大中国梦美丽中国行"全国名家书画大展

征稿通知

为了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，实现伟大中国梦，积极响应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、大繁荣号召，进一步兴起建设文化强国新高潮，红旗财富杂志社、中国美术家学术研究会、中国书法家学术研究会、红旗书画院联合举办"伟大中国梦美丽中国行"全国名家书画大展。本次展览颁奖现场将有部委领导，中国书协、美协领导，学者，资本大鳄，商界名流与您面对面对话、研讨、联谊，形成紧密互惠，融合顶级人脉，实现共赢 。

一、参展要求：

A、欢迎中国美协、书协会员，省、市级美协、书协会员及社会各界的书画家参加。

B、来稿作品 1 - 2 件，以六尺、四尺宣为宜（山水、花鸟、人物等请务必按标准尺寸创作），无须装裱。油画作品可先邮寄照片或电邮照片，入选后再寄作品（收件邮箱：hongqi178@163.com）。

C、凡参展作品恕不退稿，入选作者均编入《伟大中国梦美丽中国行全国名家书画大展精品集》，每位作者获赠二册。

D、来稿作者请在作品后面务必用铅笔写明姓名、年龄、性别、职务、通信地址、邮编、电话等，附2寸照片2张。

E、来稿请快递或挂号邮寄。

F、主办单位对入选作品有展览、研究、摄像、出版及宣传权。

G、本次活动不收取评审、装裱、参展等费用，"伟大中国梦美丽中国行"全国名家书画大展组织委员会享有解释权。

二、截稿时间：2014年3月20日

三、大展奖项：

特别奖（2名）、一等奖（3名）、二等奖（4名）、三等奖（6名）、金奖（100名）、银奖（100名）作品。奖金分别为：特别奖，美术50000元（一名）、书法20000元（一名）；一等奖，美术30000元（二名）、书法12000元（一名）；二等奖，美术18000元（三名）、书法8000元（一名）；三等奖，美术10000元（四名）、书法5000元（二名）。

四、颁奖地点：全国政协礼堂

五、展出地点：重庆、兰州、三明、银川、九江、东莞

主办单位：红旗财富杂志社
中国美术家学术研究会
中国书法家学术研究会
红旗书画院

收件地址：北京石景山区新华社第二工作区24号楼907室

收件单位：伟大中国梦美丽中国行全国名家书画大展组织委员会

全国免费咨询电话：400-891-0688

邮编：100040

联系人：于莉、范大成

"伟大中国梦美丽中国行"
全国书画名家大展组委会
2014年1月8日